

第七个秘密

〔美〕欧文·华莱士 著 张晓胜 译

希特勒并未自杀



Irving Wallace
THE SEVENTH SECRET
READER'S DIGEST CONDENSED BOOKS
Volume 2, 1986

根据美国《读者文摘·小说缩写集》1986年第二期译出

第七个秘密

Digge Mimi

〔美〕欧文·华莱士 著

张晓胜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43,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插页: 2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0

责任编辑: 邵 光

封面设计: 李勤学

ISBN 7-5313-0056-7/I·53

统一书号: 10158·1149

定价: 1.50 元

内 容 提 要

希特勒和爱娃当年并没有自杀——他们一直隐藏在柏林地下一个戒备森严的巨大洞窟中。

希特勒因患帕金森综合症，与被刺的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死于同一天；爱娃至今仍隐匿于南美某地，纠集新老纳粹们竭力恢复昔日第三帝国的荣耀——这就是英国女学者埃米莉和美国前特种部队军官福斯特这对情侣，在以色列特工人员的协助下，历尽艰险，公诸世界的一个严酷事实。

他总算从那间召开记者招待会的不大的房间里摆脱出来，穿过熙熙攘攘的克兰茨勒饭店的咖啡厅，来到了沐浴着阳光的库菲斯滕丹大街，心里感到格外轻松。

此时，站在生气勃勃的库菲斯滕丹大街宽阔的人行道上的哈里森·阿什克罗夫特博士——他从去年起，又多了一个爵士衔头——正盘算着把下一步的工作稍往后推推，以便象模象样地享受一下短暂的休息。这一回是博士先生五年中第十次来西柏林了，他心里十分清楚，这项工程浩大的工作已经到了关键时刻。自己正处在解开那个巨大奥秘的边缘，几年来的努力马上就会获得一个成功的——也许是震惊世界的结局。

阿什克罗夫特博士已经向其执教的牛津大学校方请好了假——他在克赖斯特丘奇学院讲授现代史——来完成这部规模宏大的传记。在希特勒死后的四十年里，这位第三帝国元首奇特不凡的生平，一直吸引着阿什克罗夫特笔耕不辍。后来，他打定主意写一部最具权威性的传记——《希特勒其

人》，作为自己的第十四本著作。但五年之后，博士心里明白，自己这把年纪——当时他已经六十七岁了——是无法单枪匹马承担最后那些繁杂沉重的研究和写作工作的。因此，他让自己也在牛津大学工作的女儿，二十九岁的埃米莉来助自己一臂之力。她是一个精力旺盛，才学出众的历史学家。

由埃米莉来协助父亲完成这项艰巨工作是理所当然的。自打阿什克罗夫特博士的妻子二十年前在一次登山事故中遇难以来，一直是他独自一人抚养女儿。埃米莉自幼便生活在良好的环境之中，在书堆里长大，又跟随父亲不断地外出旅行。所以，(她)从一个小姑娘成为一个象父亲一样的历史学家便是很自然的事了。埃米莉专攻法国和德国现代史，法语、德语两种语言都讲得十分流利，她现在也已经完全被那近于荒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怪异和莫测高深的阿道夫·希特勒在这场战争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吸引住了。她专门为英国广播公司写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兴亡的电视专题节目，并亲自担任节目主持人。

在父女俩合作研究的初期阶段，埃米莉曾两次陪伴父亲去过柏林。考虑到这一次柏林之行很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次，也是最关键的一次，阿什克罗夫特决定将埃米莉留在牛津为他们的最终冲刺做些文字工作。

父女俩所谓最后冲刺指的是解开希特勒与他的一日夫人爱娃·布劳恩之死的神秘疑团，他们于1945年4月30日死在昔日帝国大厦总理府旁边的地下室里。

两个月前，博士和埃米莉在做了大量的第一手研究——在西柏林与几个幸存的希特勒之死的见证人谈了话；在东柏

林查阅了若干份医疗报告和俄国人拍的一些可以选用的照片——之后，父女俩本已打算接受流传于世的关于希特勒自杀身亡的普遍说法。

可是在回到牛津大学后，阿什克罗夫特博士收到了从西柏林寄来的一封十分奇怪的信。信是一个名叫马克斯·蒂尔的医生写来的，他说他曾经是希特勒最后一名牙医。蒂尔医生声称自己拜读过阿什克罗夫特写的一些影响很大的著名传记作品。他在信中表示，作为与希特勒相识的为数不多的一个幸存者，他希望看到博士即将问世的大作要比从前出的此类书籍来得更准确。随后他就讲了一件让人听起来不啻晴天霹雳的事情——希特勒和爱娃1945年很可能没有自杀，这对夫妇可能蒙骗了整个世界。他的手里就掌握着足以证明此点的证据。

阿什克罗夫特博士看完信后先是感到十分震惊，但很快就恢复了他平素看问题的客观性。埃米莉倒是提醒过他，关于希特勒和爱娃并没有死去的传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世界上也总是有那么一些爱散布奇谈怪论的家伙。话是这样说，可那封信却真的让博士放不下心来。因为他经过一星期的了解，已经查清蒂尔医生现在是柏林市一个开诊的口腔大夫。他在第三帝国元首在世的最后六个月里确实多次给元首本人看过牙病。

博士别无他法，只好亲自给那位牙医打电话询问此事。蒂尔医生本人接的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有力，让人感到信得过。果然如此，他手里掌握着他在信中提到的证据。不过，蒂尔医生不打算在电话里讨论此事的细节，但他表示很

愿意在自己的家里接待阿什克罗夫特博士。

三天以后，阿什克罗夫特独自一人到了西柏林，在凯姆宾斯基饭店定好了房间——这家旅馆的大门正对着库菲斯滕丹大街——接着就去找蒂尔医生。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

要想弄清事情真相，阿什克罗夫特博士明白，他非得挖掘元首地下避弹室旁边的花园才行，所有的历史书都记载着1945年希特勒和爱娃的尸体就是埋在那儿的。然而在这方面却存在着一个大问题。希特勒地下避弹室所在地点位于把柏林一分为二的柏林墙的东柏林一侧——更准确地说，是位于被一道水泥墙和铁丝网围着的无人区内，而且有众多的东柏林士兵守护着。为了获取进入无人安全区并在区内进行挖掘的许可，阿什克罗夫特博士不但需要同东柏林的共产党政府打交道，接下来还要同苏联政府打交道，它长期以来一直不愿意谈及希特勒之死。幸运的是，阿什克罗夫特在东柏林有一个位居要津的密友——奥托·布劳巴赫教授，他是一位研究第三帝国史的专家，还是东德部长会议十一位副主席中的一位。

阿什克罗夫特同老朋友接触之后，那位副主席答应去部长会议为他请求在安全区进行挖掘的许可。前天晚上，布劳巴赫回话了，他的请求已获批准。

阿什克罗夫特博士激动万分，第二天立即给留在牛津大学的埃米莉挂电话通知事情的进展。对父亲传来的消息，埃米莉同样感到兴奋，她急切地想知道蒂尔医生究竟掌握了什么证据。可阿什克罗夫特博士一口回绝了，他不想在电话里

详谈。

“我打算在后天开始挖掘，”他在电话中说。“在这之前，想先开个记者招待会。”

“您说什么？”埃米莉一下打断了父亲的话。“您不能那样做，爸爸！现在还不到把事情公之于众的时候。您到底为什么要开记者招待会？”

“你听我说，”阿什克罗夫特很耐心地回答，“这里说不定还会有象蒂尔医生那样的知情人，他们了解希特勒在世最后几天的处境，他们会带来一些新情况的。埃米莉，我希望咱们这本书对于希特勒生平能有定论，所以要绝对真实，我就是为这个才开记者招待会的。”

阿什克罗夫特博士工作进展非常迅速。他已经给奥伯施塔特建筑公司打了电话，商量好将挖掘工作委托给他们。接着他又安排了今天的记者招待会。招待会自始至终开得非常成功。

阿什克罗夫特博士站在饭店门口，面对着人来人往的库菲斯滕丹大街。对于这位足迹遍布世界各地的博士来说，这里是他最钟意的街道之一。他欣赏着宽阔的人行道边上无数的玻璃橱窗和那些象卫兵一样矗立在街道两旁的枝叶繁茂的树木，不禁动了沿街随便走走，散散心的念头。可他又一想，还是赶快回饭店去吧，挖掘工程明天就要开始了，那份希特勒地下避弹室的建筑图还需要再仔细看看。

博士深深地吸了几口夏天暖洋洋的空气，顺着库菲斯滕丹大街向角落咖啡馆走去。这家咖啡馆有一个摆满桌椅的室外露台。从那里拐上一条便道，一直走过去，就可以看到凯

姆宾斯基饭店大理石贴面的正门。阿什克罗夫特博士走起路来步履轻捷。他今年已经七十二岁了，但身体却非常健康，对生活十分热爱。他很快就走到街角，绕过那家咖啡馆，再向右一拐，向着下榻的饭店走去。

就在这时，博士听到有人大声呼喊自己的名字，于是他转过头去。只见一辆重型卡车摇摇晃晃地拐上了便道，挡住了他的视线。突然，那辆卡车吼叫着往上一蹿，冲过了镶石路边，把咖啡馆露台上的客人吓得惊叫四散。

谁知那辆失去控制的卡车竟然拐过了咖啡馆，顺着人行道径直向阿什克罗夫特冲过来。

卡车前面巨大的散热器护栅猛地撞到博士身上，将他一下抛到空中，接着就摔在了街心。

阿什克罗夫特的脸重重地磕在地上，眼睛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头部裂了个大口子，鲜血直流。博士用尽气力试着抬起了头，隐隐约约看见卡车再次冲过来。他勉强举起一只手向卡车打了个手势，但车轮仍然碾过了他的身体。

顷刻之间就是一片黑暗，一片永久的黑暗。

埃米莉是接到西柏林警察局打来的电话才得知父亲遇难的噩耗的。她亲自与警察局长沃尔夫冈·施密特通了电话，这位局长的态度一直很友善，让人感到体贴。他在电话中多次提到，那辆卡车确实是失去了控制，阿什克罗夫特在现场就死去了，肇事的司机闯下祸后开车跑了，目前警方正在设法查明卡车的下落。

接到电话后，埃米莉的秘书帕梅拉·泰勒立即做了安

排，将博士的遗体空运回牛津。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父亲安宁地长眠于地下，他雄心勃勃的事业还没有完成，而她，埃米莉，却已是孑然一身了。

埃米莉大哭了一场。此时，她的心里空落落的，身体直直地靠在殡仪馆的黑色戴姆勒轿车的后座上，由公墓返回牛津大学。突然她想擤擤鼻子，于是把手伸进手提包里去掏手帕。可令人吃惊的是，她从包里摸出两封信来。过了一会儿，埃米莉想起来了，在离开家里去参加葬礼之前，她注意到帕梅拉放在她办公桌上的白天来的信件，那些信件的信封大部分都很大，四四方方的，里面显然都是些吊唁信，当时这两个比一般信封稍长点儿的信封也在那儿，两封信都贴着德国邮票，她顺手将它们塞进手提包里就匆匆地离开了家。

埃米莉取出信，先撕开那封盖着东柏林邮戳的。信是用英文写的，信签上端赫然印着父亲的好友的名字：奥托·布劳巴赫教授。埃米莉记得自己也曾见过这位布劳巴赫一面，他是一位看上去多少有些严肃呆板的德国人，但实际上却谦恭有礼，和蔼可亲。

亲爱的埃米莉·阿什克罗夫特：

我是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你父亲发生意外不幸过早离世的噩耗的，后来又在报纸上看到了报道。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两天前我还与他促膝长谈。当时我告诉他关于挖掘希特勒地下避弹室的要求已经获得批准，他听后那副欢快的样子简直不可形容。

请你接受我个人最痛切的哀悼。你的父亲曾告诉我，你

们父女俩合著的大作——此书他深以为豪——不久即将问世。想到这些，真令我悲痛不已。好在你本人亦是学有所成的历史学家，毫无疑问，你在这部希特勒传记的写作中已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坚信，在适当时候，你会完成令尊未竟事业的。全世界都将有幸读到这部《希特勒其人》，它完全称得上为你父亲卓越才能建造的一座纪念碑，对此，他是当之无愧的。

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请给我打个电话，千万别见外。

你忠实的

奥托·布劳巴赫

埃米莉深深地被教授的话感动了，她慢慢地将信折好，又放回了手提包。接着她又撕开了第二个信封。这封信的署名是彼得·尼兹，信是用打字机打在《柏林晨邮报》的信笺上的，这是西柏林一家著名报纸。

亲爱的阿什克罗夫特小姐：

尽管您并不认识我，可是对于阿什克罗夫特博士的不幸，我还是想冒昧地向您表达我的悲痛。

我生平无缘与阿什克罗夫特博士单独会面，不过，作为一个记者，我在阿什克罗夫特遇难前几分钟出席了他举行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

阿什克罗夫特博士在会上宣布《希特勒其人》一书将不急于成书，因为他打算对某些新获得的证据进行调查，那些证据表明，1945年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新娘爱娃·布劳恩

很有可能并没有在元首地下避弹室自杀。他还补充，为了弄清这点，他已经获准对位于东柏林的原地下室所在区域进行挖掘。

随后阿什克罗夫特博士申明，他愿意即席回答与会者的提问。会上所提的问题几乎都涉及到是何人向他提供的所谓新证据，以及与那些证据有关的具体情况。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博士对于此类问题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

记者招待会结束之后，阿什克罗夫特博士就离开了饭店，说他必须赶快回住处继续他的准备工作。其他的记者都打算走了，我想起刚才在会上我有几个问题忘问了，便赶紧去追他。当时街上挤满了逛商店的游人，我快步走到库菲斯滕丹大街，一眼看到博士正在横越前边的便道。当我走到那条马路时，他已经走到对面的街角了。

为了让他等等我，我大声呼喊他的名字，可就在这时，我看见一辆重型卡车——车身漆的是蓝色，好象用的是那种低压大轮胎，东摇西摆地驶上了那条横道，然后向上一蹿越过了镶石路边。车的声音很大，那样子就象要把角落露天咖啡馆碾平似的。卡车的散热器护栅一下子撞上您父亲，将他身体都撞飞了，摔在街道当中。接着，那辆车突然又掉过头，轰隆隆地冲过来。阿什克罗夫特博士当时显然已经受了重伤，他挣扎着想躲开，但车轮却正对着他压过去。

我是头一个冲到您父亲的尸体旁的。当时在场的人都看得很清楚，他是由于第二次冲撞才死的。

阿什克罗夫特博士之死被各家报纸说成是一次交通事故，敝报也是这样报道的。不过，当那辆卡车越过镶石路边

时，那么慢的速度是不至于失去控制的。它第一次冲撞您父亲就好象是有意的，因为还加了油门。当卡车从人行便道掉过头来再次驶上大街时，开车的司机肯定已看到您父亲躺在地上，他完全可以避免不幸的发生。可是说来也怪，那司机却照直向阿什克罗夫特博士冲了过去。

当然，此时我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表明这次车祸是那个逃之夭夭的司机蓄意所为。我无法向警方提出自己的怀疑，那样做毫无意义，因为对于这很可能是一次谋杀的非常事件，我确实连一点儿证据也不掌握。当然，身为一个新闻记者，人们认为我常想为我的报纸编撰一些耸人听闻的故事。尽管如此，我还是必须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您。不知道阿什克罗夫特博士生前是否有仇人？我觉得，也许我的这种怀疑对您能有些什么用处。

真抱歉，又提起这件不幸的事，让您伤心了。如果您光临柏林，请到报社来找我。

忠实的

彼得·尼兹

埃米莉看完信后震惊万分，慢慢地将信放在了腿上。

父亲一辈子只知道做学问，对其他事情向来不多过问，象他这样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实人，竟然被人谋杀，实在不敢相信。埃米莉知道，父亲根本不会有什么冤家对头，一个也不会有。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出于何种动机杀害了父亲呢？他又没有什么财产。可是，埃米莉心中咯噔一下闪出一个念头，

父亲还是有财产的——他掌握着阿道夫·希特勒在1945年4月30日并没有自杀身亡的证据，不少人都想从他嘴里弄清这一点。

难道有人不想让这件事得到证实？

“戴姆勒”汽车驶近牛津住宅区里的寓所，埃米莉此时也拿定了主意，决心继承父亲遗志，努力做好父亲留下的工作，一定要写完那本书。她打算再去一趟西柏林，解开两个疑团，弄清事情的真相。

这两个疑团即哈里森·阿什克罗夫特猝然身死和阿道夫·希特勒幸存于世。

葬礼结束不过一个星期，阿什克罗夫特爵士遇难去世及其女儿决定要写完那本具有特殊意义的希特勒传记的消息就见诸世界各国大小报刊了，虽然算不上什么特大新闻，然而却足以成为人们饭后茶余津津乐道的话题。

尼古拉·基尔沃夫是新近就职的列宁格勒国立艾尔米塔什美术馆馆长，此时他手里拿着一个热腾腾的油炸包子，坐在办公室宽大的写字台后边浏览着《真理报》，正好看到了这条消息。他对这位阿什克罗夫特博士确实一无所知，可是《真理报》放着一年里其他几百天不理，偏偏看中今天提起希特勒，却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这不由得激起了基尔沃夫的兴趣，他又仔细地看了一遍要闻栏。

基尔沃夫是一位美术专家，长期以来，他对于法西斯魔王希特勒从前是个画家，并曾画过许多水彩画和油画这件事一直迷惑不解。这个使俄国土地浸透了千百万人鲜血的刽子手竟然是个艺术家？！为了消除心中的疑惑，基尔沃夫早就开始搜集希特勒的绘画作品。到目前为止，他已经为博物馆

搜集到十五幅了，而今天，他将有机会见到第十六幅。

那还是一个星期前，基尔沃夫收到一封从哥本哈根寄来的信，信是用英文写的，署名是一个叫乔治·雷西的人，他说自己在一艘基地设在旧金山的豪华游船上当侍者。雷西先生在信中声称自己藏有一小批美术作品，最近游船在欧洲停靠期间，他曾抽空去了一趟西柏林，从一家颇著声名的画廊购进一幅未署名的油画，据说作者是阿道夫·希特勒。

雷西先生当时也搞不清这幅油画到底是不是原作。正巧，他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文中介绍了好几位鉴别希特勒作品的专家，其中就有尼古拉·基尔沃夫。

雷西的信中还提到，他所在的那艘游船途中预计要在列宁格勒停留两天，并告诉了基尔沃夫游船到达的准确时间，希望能有机会拜访基尔沃夫，以便当面请教有关那幅叫不准的希特勒的作品。基尔沃夫很快拍了份电报，告诉那位侍者说很乐于与他见面。两人约好的日子恰恰便是今天，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基尔沃夫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那么再过十五分钟，这位乔治·雷西就会拿着希特勒的油画来到自己的办公室。

基尔沃夫一边将油炸包子的碎渣从桌子上擦去，一边想着在会见雷西之前还有什么要紧的公务要处理。对于基尔沃夫来说，接任国立艾尔米塔什美术馆馆长之职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他将此视为殊荣，因此平素格外恪守职责。奇迹发生前，他一直在莫斯科一家不怎么出名的博物馆工作，本来可以与妻子和年幼的儿子一起过安稳舒适的生活，现在这位馆长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

基尔沃夫从他到职的第一天起就深深爱上了艾尔米塔什美术馆。虽然他也希望能有更多的资金来修缮美术馆的主楼，那里过去是沙皇的冬宫，可是所有可用的经费还是都被指定为购进新藏品的专用款项。尽管如此，现在能搞到手的画还是没有什么出类拔萃的精品。说起来，那还是1764年的事了。卡特琳娜女皇首次恩准大批购买藏画之后，类似的大规模收购活动便告停止，那次一共购进二百二十五幅画，是从一位德国商人手里买来的，其中包括哈尔斯的作品。1772年，又陆续收藏了一些意大利画家的作品——象提香、拉斐尔、丁托列托，后来又是法国大师华托和夏尔丹的画。1865年又购入了达·芬奇的作品。1931年，一些后期印象派画家，如马蒂斯、毕加索、高庚、塞尚和梵高等人的画也列入馆藏。

第一批藏画的购入者，自然而然成为作品的管理者。1883年又增设了美术馆馆长一职，现在大权在握的便是基尔沃夫。尽管现在每年来美术馆游览参观的人已逾三百万，可他还是希望能更多来些才好。

基尔沃夫的遐想被几下敲门声打断了，秘书走进来说：“雷西先生到了。”

“请他到这里来，”基尔沃夫站起身说。

很快，那位来访者胳膊下夹着一卷东西，小心翼翼地走进办公室。这是个瘦弱的，貌不出众的年轻人，年龄三十岁上下，上身穿件灰色的甲克，下面是一条褪了色的蓝工装裤。“基尔沃夫先生，我就是乔治·雷西。”

基尔沃夫快步迎上去，热情地同雷西握了握手。他将近